



2025年4月12日
星期六
责编:刘力
校对:宋春华
美编:黄圆圆

母亲与老屋

□李琼

往昔如潺潺溪流，轻柔地淌过心田，丝丝缕缕润泽着记忆的深处。而那座老屋，宛如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永恒灯塔，它绝非仅仅是土木构筑的冰冷房子，更是我灵魂深处紧紧缠绕的根脉所系，是母亲倾尽一生心血与爱意精心浇灌出的温暖港湾，是我们一家人情感羁绊的神圣起始之处。

60年代，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，生活的沉重压力如连绵不绝的重重山峦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可母亲，那位娇小却无比坚韧的女人，却以她柔弱的身躯毅然挑起了家庭的大梁。她恰似一颗顽强不屈的种子，在贫瘠得近乎荒芜的土地上，拼尽全力努力生根发芽，用她勤劳的双手和无畏的勇气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天空。母亲倾尽全家省吃俭用的积蓄，花了七十多元，又历经无数个日夜的艰辛劳作，亲手上山砍伐木材，肩挑背扛将材料运回来，一梁一柱、一板一钉，用心血与汗水建起了这座老屋。这老屋，承载着她对家庭最深沉、最真挚的爱与承诺，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块木板，都仿佛是她情感的寄托，浸透着她无尽的心血。

老屋里，处处都留存着我们五姐妹成长的珍贵痕迹，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我们清脆悦耳的欢声笑语。那扇陈旧却满含故事的木门，每次被轻轻推开时发出的‘吱呀’声，宛如一首悠扬婉转的老歌，召唤着我们归家的心。清晨，阳光轻柔地洒进窗户，母亲便早早起身，在厨房与庭院间忙碌穿梭。她的双手，犹如灵动的精灵，在锅碗瓢盆间轻盈舞动，为家人精心准备餐食；又在针线布料上细腻穿梭，将琐碎的生活缝补成一幅幅温暖美好的画卷。

门前的梧桐树，宛如一位慈祥而和蔼的长者，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纯真童年。五个姐妹常常在树下嬉笑玩耍，比身高、刻名字，那些浅浅的刻痕，犹如岁月留下的独特指纹，清晰而深刻地记录着我们成长的珍贵轨迹。夏日里，梧桐树舒展着茂密的枝叶，宛如一把巨大的绿伞，为我们遮挡炽热的阳光。我们在树下尽情玩耍，母亲则在一旁温柔地注视着我们，她的眼里满是疼爱与温暖。屋旁的那方鱼塘上边，父亲精心搭起了葡萄架，细长的藤蔓如绿色的丝带般轻柔缠绕在架子上。到了秋天，满树的葡萄宛如璀璨的紫宝石般晶莹剔透，散发着醉人的果香，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甜蜜、最美好的馈赠。

堂屋前的石磨，像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者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。父亲总是坚定地站在石磨的一侧，双手紧紧握住磨把，微微弓着身子，双脚有节奏地挪动着。他的动作娴熟而沉稳，每一次转动石磨，都仿佛是在与时光深情对话。母亲则站在一旁，将泡好的黄豆一勺勺轻轻地放进磨孔里，那清脆的豆粒压碎声，和着石磨把子发出的咯吱声，如同美妙动听的音符，在空气中欢快跳跃。汗水从父亲的脸颊缓缓冒出，细腻的豆浆也从磨缝间缓缓淌出，宛如一条洁白如雪的丝带，散发着浓郁醇厚的豆香。每当家里来了客人，或者我们姐妹几个从远方读书归来，父母总要做一锅浓香可口的石磨豆腐。母亲将豆腐切成小块，放入锅中煮汤，撒上翠绿的葱花和金黄的香菜，那鲜美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舌尖，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美味。

然而，时光无情，岁月流转。母亲的离去，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原本平静的湖面，瞬间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宁静。父亲在无尽的悲痛中，无奈选择了进城跟孩子们生活。老屋，这座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，瞬间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。没有了那袅袅升起的烟熏火燎，没有了父母忙碌而坚定的身影，它仿佛被岁月无情地遗忘，在时光的

角落里渐渐凋零。很快，老屋便在风雨的无情侵蚀下轰然倒塌，化作一片废墟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位孤独寂寞的老人，默默地诉说着往昔那些温暖而美好的故事。

每次回到故乡，站在那片废墟前，我的心都会被深深刺痛。那片曾经充满温暖与欢笑的土地，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变迁。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娇小的身影在屋前忙碌，她的背影虽单薄却无比坚定；看到了父亲专注地推磨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；听到了姐妹们的欢声笑语在耳边回荡，那是世间最纯净、最美好的声音。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同一把锋利的刀，一次次刺痛我的心，却又让我无比眷恋，因为那是生命中最珍贵、最无法割舍的宝藏。

清明在即，我伫立在母亲坟前。虽默默无言，却在心底与母亲在某个无形的空间里深情对话。母亲，您是否也会在某个寂静的夜晚，思念着这座老屋，思念着我们？我知道，您一定在天堂温柔地守护着我们，就像当年在老屋里一样，用您那温柔而坚定的目光，深情地注视着我们的成长。您的勤劳、善良、坚韧，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

桃花雪

黄德权摄

第 1115 期

又见西州(歌词)

□何真宗

一日不见，感觉分别无数个秋，
土家的吊脚楼，苗家的摔碗酒，
还有那热烈的摆手舞，
在篝火中狂欢出心头的喜和忧。

今日相见，你我思念无法忍受，
阿妹的笑声甜，阿哥芦笙悠。
还有那动听的木叶歌，
在时光里合奏出生活的慢节奏。

又见西州，
古城新姿灯火来秀，
如梦如幻看不够！
又见西州，
新朋故旧真情守候，
如痴如醉还想留！

半幅园林如画，四围山水宜居。
宜居之美是毋庸置疑的，尤其是宜居的春天。

■烟火人家

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，通往一个隐逸在茂林修竹中的寨落。

寨子不大，约莫二三十户人家，却被一条碧绿如玉的河流分开，而后又由两座桥梁把两岸人家连为一体。

这个古老的土家村落就是九龙寨，因临近还有一条小溪，两岸长满竹子，也被当地人称作“毛竹溪”。

过河，走在一段小小的缓坡上，耳畔传来悠扬的西阳土家山歌调子，“久不打渔忘记河，久不行船忘记路，久不砍柴忘记坡，久不唱歌不快活”，再走几步，一栋显得有些年代感的土家转角楼映入眼帘。小院用石板铺就，右边是闲置的猪圈，整齐堆放着柴块，左边是两个簸箕，里面晾晒着风萝卜，两位老人坐在屋檐下，正在整理久未使用的旧农具。

“几位客官，到屋坐，泡茶喝。”男主人热情地打招呼。于是，我们在院子里小憩闲聊起来。原来这里的人家大都姓李，已经在此世居三百多年，现属于宜居村7组，该46号人家，男主人李显全，81岁，是一位大木匠、掌墨师。自家这栋转角楼就是他自己建造的，从整栋房屋的格局、板壁门窗上的雕花可以看出，这位木匠的手艺非同凡响。

在李显全老人的指引下，我们继续朝寨子里走，绕过一个长满楠竹的小山堡，一栋转角吊脚楼和几棵参天古木出现在眼前，识得树木的人一看便知是金丝楠木。老人自豪地告诉大家，他

们每一代人都把这些生长在寨子周围的金丝楠木视为珍宝，保护古树已经成为李氏人家的优良传统。

寨子旁一条通往后山的石板路满是落叶和青苔，尽管已经闲置，但它依然见证着时代变迁。从入户便民道路进入寨子，可以通向各家各户。徜徉其间，随处摆放在自家门外的蜂桶，常常遇见从门口伸出头来搭讪的老人。

掏空一段古木
它会成为村庄的门神
一群蜜蜂衔着花朵
一针一线刺绣春天

■茶山绿韵

宜居茶久负盛名，双池为发祥之地。

双池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双池是小池、大池两个地方的统称。这两片茶山犹如天秤的两端，一端小池、一端大池，中间横亘着一条低缓的山岭。

到双池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寻访古茶树。茶树满山满岭，翻过一山又一山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。古茶树在哪里呢？“前面茶林里就有3棵，跟着这条路爬上去就看到了。”顺着老茶农指的方向，我们兴奋地跟着茶山的管护路朝前走。路旁的茶树已经发出点点新芽，长势十分喜人。然而，它们的树干都显得十分苍老，据说每一棵树的树龄都在四五十年以上。

一边走，一边欣赏这一行行被修剪成“大平头”的茶树，以为这些小老树应该算得上古茶树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登上一面斜斜的缓

宜居寻春记

□宋明德

坡，两株高两丈有余的古茶树挺立在茶园中间，灰白色的树干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它们的根都露出了地面，像一双大手紧紧抓住岩石和泥土，密密麻麻的根系四散开去，深深地钻进土壤里，稳稳地支撑着碗口大小的树干和密集的枝丫，像两个卫兵守护着这片广袤的茶园。

宜居茶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，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在宜居茶非遗工坊歇脚的时候，我们偶遇了几位老茶农，当然也是地地道道的手艺炒茶师。他们都是宜居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趁着午间休息，给我们讲述了久远的冉氏入西、土司治西、以茶纳贡的逸闻趣事。改革开放后，宜居茶走向市场，1988年试制的“宜居毛尖”系列被四川茶叶协会评定为优质产品，1998年曾获“国家茶叶食品展览金奖”殊荣。如今，宜居茶叶基地面积已拓展到2万余亩，基本达到全镇人均一亩茶园，年均综合产值超过1亿元，茶产业成为宜居农户的支柱产业。

五口老茶灶像孪生的兄弟
铁锅是最大的脸面
绿色的涟漪
漫过小池 大池 大棕堡

■围炉夜话

想去数星星，就到距离星星更近的长田村。

长田村位于龙头山下，是国家级传统村落，是重庆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是前往龙头山揽胜的必经之地。

到达龙头山下，已是暮色四合。入住农家小院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只是海拔较高，春暖乍寒，主人生起了一堆熊熊的柴火。

大家围坐在火塘四周摆龙门阵，分享从九龙寨到茶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想，向主人打听长田村、龙头山一带的民俗风情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开怀畅谈，忍俊不禁处引得阵阵欢笑，温馨的气氛弥漫在长田的每一个角落。

说到茶，长田村也是宜居茶的重要产地，大家此时品味的正是长田的毛尖，感受着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龙头山的云雾之间，感叹人生如茶，沉时坦然，浮时淡然；说到民俗，仿佛打开了一座乡村文化的宝库，大家更是畅所欲言，讲述着乡间那些关于“生老病死”的悬疑之事，说到动情处，还可以山歌方式吼上几嗓子，让人远离城市喧嚣，感受来自乡村的治愈；也分享各自的童年，那些有关放牛、砍柴、上学中的荒唐事儿仿佛跃然眼前，儿时纯真的过往总是充满温暖的回忆，假如时光能够倒流，我们定会倍加珍惜。

在乡村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每一个话题都是一部章回小说，总是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夜里，火塘像一块磁石
抽干所有人的睡意
火钳轻轻拨动木炭
屋子里升起满天星辰

■登龙揽胜

龙头山是武陵山区远近有名的佛教名山，海拔1800米，因山

体西侧外型远观酷似龙首，故名龙头山。

登龙头山，是大家更向往的一段行程。

吃过早餐，一行人整装出发。开门见山，出门爬坡，大家你追我赶，吆喝着、小跑着向龙头山顶进发，但因其山路陡峭，没走多远就开始气喘吁吁，慢慢放缓了脚步。

一群背包客爬呀爬，终于到达临近山顶的观音殿。观音殿在龙头山最陡峭的一侧，镶嵌在壁立千仞之上，给人险峻、宁静肃穆之感。殿中播放着佛乐，佛音悠悠回荡，让八方香客驻足于此，或踏入大殿，或研阅古碑，或鸟瞰远处星星点点的村落，或从殿外的甘露泉中掬一捧龙头圣水……

登顶龙头山，放眼望去，群山逶迤，尽收眼底，让人襟怀大开。不禁让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绝唱《望岳》，此时确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气概；想起当代诗人张远伦的名作《顶点》，在这里也找到了群山之巅的对峙之美、凝聚之美。

脚下是广袤的龙头山脉，灌木、箬叶丛生，阴暗潮湿处可见还未融化的残雪。空中白云飘浮，雄鹰翱翔，不远处不时传来清脆悦耳的鸟叫。一个精致的鸟窝静静地悬挂在几张绿色的箬叶之间，这是谁家？引来众人猜想，远远地拍照，没有走近打搅。

铺在天上的宣纸
唯有鹰可以挥毫泼墨
逆锋取势，顺势上扬
悬停于一段飞白之外

箬竹的阴影牵引着最后的残雪
每一滴雪水都是一条河流的源头



数字报